

A story about a
sexy girl



涩女外传

我们的那些肆意青春

我们这一代大女生和小男生的青涩故事。

♥ ♥ ♥ 胭脂落 著



什么叫涩女？

答：色女+青涩少女……

谁说色女是不能拥有纯粹的爱情

我们都曾年少，我们都曾为爱哭泣，我们也都因此变得坚强。

如果不曾肆意挥洒自己的青春，那就等着后悔去吧！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涩女外传——我们的那些肆意青春

A story about a sexy girl

胭脂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涩女外传:我们的那些肆意青春 / 胭脂落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2-05970-2

I. 涩… II. 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021 号

涩女外传:我们的那些肆意青春

作 者: 胭脂落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特约监制: 李耀辉 郑中莉

特约策划: 周 燕

执案编辑: 文 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特约印制: 徐冬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970-2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	第 一 章	我是色女
013	■	第 二 章	“强暴”不过是个谎言
023	■	第 三 章	被提前的青春期
033	■	第 四 章	吃了韭菜的初吻
045	■	第 五 章	我会喜欢你,一辈子
059	■	第 六 章	黑色夏天
069	■	第 七 章	西安,西安!
077	■	第 八 章	猴上树
087	■	第 九 章	到底谁是内鬼
097	■	第 十 章	醉除夕
111	■	第 十 一 章	侠女莲花
123	■	第 十 二 章	倒霉的电影票
141	■	第 十 三 章	朱古力的酒吧

157	■	第 十 四 章	美丽的暑假
175	■	第 十 五 章	原来失恋真的是很痛苦的
183	■	第 十 六 章	痛苦都是幻觉
195	■	第 十 七 章	波若波罗蜜
209	■	第 十 八 章	谁才是爱情的赢家?
229	■	第 十 九 章	最后的木头镇
239	■	第 二 十 章	深圳
251	■	第 二 十 一 章	流言与背叛
269	■	第 二 十 二 章	故乡非乡,爱人非人
285	■	第 二 十 三 章	爱上朱古力
301	■	第 二 十 四 章	文静跳楼
317	■	第 二 十 五 章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327	■	尾 声	老鬼的婚礼
330	■	【番外之面瓜之面瓜日记】	

第一章 我是色女

C H A P T E R 0 1

“呀呀呸！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花家花小容是也！”从我五岁开始，我一般都会这样跟人做自我介绍。每逢此时对方总会瞪大了两粒圆眼珠，整个人像被摁了暂停键似的暂停几秒，然后嘿嘿干笑几声，说，“哈，这小孩儿，好玩儿。”

然后我妈便出来了，非常不好意思地跟对方说：“我们家小容随她爸听评书都听魔怔了，您别见怪哈。小容，去，跟哥哥玩。”

十分钟后，那胖得像个雪白馒头的小男娃便抹着鼻涕眼泪过来了：“呜……妈妈，花小容非逼着我脱裤子，说要看我的小鸡鸡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挨了我妈一顿笤帚疙瘩。

关于男娃娃的小鸡鸡到底是副啥长相，我和邻居二丫私底下研究了一通又一通，还是没研究出个啥名堂来。一气之下，我小手一挥，指挥二丫：“去给我绑个男娃回来！”

这个倒霉的男娃是那个馒头的弟弟，大概是他爹娘偏心，好吃的都给了他哥，他瘦得像个刚出生的猴崽子。所以虽然才七岁但已经长得一副好身板儿的二丫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小猴儿给绑来了。

我相信，那是小猴儿一生中永远的噩梦。

“不要害怕哦……我们就是只看一下，看一下下哈……”两个小女狼嘿嘿淫笑着，伸出了罪恶的双手……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本女狼伸出了罪恶的双手，二丫的手死死地按着小猴儿。

然后……

空气窒息了几秒。

“好丑哦！”这句是二丫喊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会会长这一截多出来的肉呢？不难受吗？事实证明我从小就比二丫爱思考，有思想有深度，这是那一刻我最真实的想法。

“呜呜呜……我回去告诉我妈，你们欺负人……”小猴儿哭着说。

这回我学聪明了，立马使出我的杀手锏：奉献出我的全部零花钱，然后这些钱又全部换成了糖果、贴画和N多零食，才暂且抚平了小猴儿那颗受伤的小心灵。

我妈一直对人说，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而我们小容的好奇心可以杀死一百只猫再加一百条狗。对此我的屁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至于后来当我妈的笤帚疙瘩喂到我屁股上时，我已经能一边倒吸凉气一边嘻嘻笑着跟她讲笑话了。然后我妈就把笤帚一扔，双手捂脸便大哭起来：天啊……我咋就生了这么一个小孽障啊……呜呜呜呜……

我爸却很悠闲地在一边跷着二郎腿，一边拿着他心爱的紫砂壶往嘴里嘬着茶，嘬一口，然后对我妈说：“你哭个啥，我就觉得我们的闺女好得很！长大后肯定有出息！”

“呸！花建国，你就整天只知道吃、喝！孩子都被你带坏了！”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吃啊喝啊，那你还图个啥？”我爸一脸无辜地说。

诸位看官，现在知道我为啥成这样了吧。那是因为后面有我最可爱的天下无敌的老爸在做我的坚强后盾啊！

当然了，对我拆家里的闹钟，自来水钢笔，我妈的手表，还有隔壁小猴儿的变形金刚和玩具汽车这些行为，我们可爱的花建国同志还是非常不支持的。

他的反对行为是这样的：在我的屁股惨遭蹂躏后，把我叫到跟前，然后掏出一张一毛的票票给我，说：“花小容，你太不听话了！你太不爱惜东西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有那些工夫去买点吃的多好！来，这一毛钱拿去，买根棒冰。”

当我长到十二岁，对家里的电视机也表现出莫大的兴趣时，我爸终于慌了，他对我说：“小祖宗，你消停些行不？你拆了它爸爸的生活还有嘛盼头啊！你再想鼓捣它，我就告诉你妈！”

瞧，我们可爱的花建国同志也学会告密了。我不甘示弱：“那我就告诉你上次跟小卖部张阿姨的事儿！”

“哎哟我的乖乖！”我爸立刻就慌了神，“好好好，我不告诉，不告诉。乖小容，好小容，你上次要的花裙子，爸爸给你买，好不好？”

最后以一条花裙子外加一双黑色小皮鞋，成交。

我从小就是个勤于思考不耻下问的好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会很严肃地想，为什么我和二丫那么热衷于看男娃娃的小JJ，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有色女的基因吗？想来想去我义正词严地回答自己：NO！

完全是因为亲爱的大人们把它太当宝贝，那些叔叔伯伯们看见馒头和小猴儿就经常忍不住地去掏他们的裤裆，一边掏一边说，来，让叔叔、伯伯掏个鸟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天哪，馒头和小猴儿的裤子里居然有鸟蛋哎！我飞奔跑去告诉二丫这个惊天大秘密。

二丫的惊喜一点不亚于我，她美滋滋地陶醉在以后的幸福幻想中：我们先从他们的裤子里掏出鸟蛋，鸟蛋再孵出小鸟，小鸟再生鸟蛋……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大群满院子飞的鸟儿啦！

然后我们互相看看，马上又沮丧起来。作为和我青梅竹马的光屁股伙伴，心有灵犀是我们一贯保持并发扬的优良传统：我们又一次一致想到，我们的裤子里为啥就不能掏出鸟蛋呢？

我怀着虚心讨教的精神去问我妈，自然而然，我的屁股又吃了一顿笤帚疙瘩。

忘了说，我妈的职业是一个小学老师，还是一个脾气稍微有些暴躁的小学老师，对她来说，每天拿着细长的教鞭打不听话学生的手心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比吃大米饭还要寻常。于是乎，回到家里，出于职业习惯她很尽责地也把我当做了她的学生，还是最顽劣最让她头疼的学生。家里没有教鞭，不是问题！笤帚伺候！比教鞭还顺手。

我爸心疼我，但他只是一个快要倒闭的破汽车厂的修理工人，文化比我妈少，挣的钱也没我妈多，所以每当我妈打我的时候，他只是在旁边一声声的唉声叹气。要是我妈吼一句：我教育孩子你叹什么气！他立马就不吱声了。

所以当我长大后,我跟我妈开玩笑说,你们一直说我脸皮厚,其实不然,是屁股厚。小时候都被你打出胙子来了。

我们居住的镇子叫木头镇。我曾和二丫讨论过,为什么我们镇要叫这么个名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是我们镇上树多,所以木头多。二丫说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叫坏蛋镇——她觉得我们镇上的坏蛋比树还多。包括那些一见面就要从男娃娃裤裆里掏鸟蛋,掏完鸟蛋手都不洗再去揪女娃娃脸蛋的怪叔叔,还有一见面就弯下腰来问你几岁啦,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这类弱智问题的弱智阿姨。二丫一度很苦恼,她觉得回答那些弱智问题会直接损害她的智商——当然那时她还不知道智商这词。

还有那帮一见面又揪女娃娃辫子又吐口水的男伢子……馒头和小猴儿也混在其中,不过小猴儿永远只能跟在那帮男娃屁股后面。他太爱哭了,摔一跤要哭,捉蚂蚱被蚂蚱跳到脖子里也要哭。要不是看在馒头的面儿上,小猴儿怕早就被那帮男娃清除出队伍了。

男娃娃可以捉蚂蚱玩泥巴,女娃娃的游戏则要单调的多,更何况我妈舍不得花钱给我买那大眼睛黄头发的洋娃娃。不过在大人们相互串门的时候,我抱了抱方小玲的布娃娃,多没劲啊,既不会唱又不会跳。方小玲比我们大一岁,大眼睛小嘴,长得也像个洋娃娃。每天早上,她妈会尖着嗓子叫她:“方小玲起床啦!哎呀!你怎么又尿床了!”那声音,恨不得全镇子都能听见。

方小玲已经上学了,是我们木头镇唯一的小学,学校青砖白墙,教室门是红的。我妈就在那学校里教书。在我两岁时,她常常上课时把我也带去,我坐在讲台旁边一边啃手指一边听她的学生们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回家后我问我妈,怎么你的学生都是结巴呀?我妈赏了我一记“爆栗”算是回答。

我和小猴儿是同一天上学的。那一天,小猴儿扒着门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小猴儿妈很不好意思,说:“你看看人家小容妹妹,都已经自己在整理书包了,多乖,多勇敢!”她不知道那是因为头天晚上我跟我妈说不想上学,我妈直接就一顿笤帚伺候,一边打一边说:“你上不上?上不上?”……

我妈教一、二年级,有个亲妈当班主任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场不折不扣的噩梦。如果头天我爸听的评书是武松打虎,那晚上我就会梦到我妈化身为一只吊睛大白虎;如果听

的是《西游记》，那我就会梦到我妈变成了盘丝洞里张牙舞爪的妖精。我也开始念“鹅鹅鹅”，只是我总是一不小心就念成“鹅鹅鹅鹅鹅”，我跟坐我前面的二丫偷偷说这样结巴才会更像。我没事就跟着我爸的那破收音机学评书，人虽然小声音却是中气十足，又洪亮又清脆。然后我妈就虎着一张脸过来了。

“伸手！”她命令。细长的教鞭在半空中扭动着，像条跃跃欲试的蛇。

我笑嘻嘻地伸出手。“啪！”“啪！”“啪啪！……”咦？不对啊，别的小朋友犯错了都只挨一下，为什么我要挨五下？

“为什么？”我妈怒目圆睁，“就因为你是我生的！我不能让别人说我赵红丽偏袒自家姑娘！”

上课认真听讲了得不到表扬，要是不小心开个小差那教鞭马上就呼一下旋风似的扫过来了。我和二丫在课桌底下捣蛋，受罚的那个肯定是我。作业不会做回家问我妈，她就一句话：“问你爸去！我告诉你就等于作弊了！”我爸又是个大老粗，不仅人粗神经也粗，第二天作业交上去，好大几个红叉叉，于是当堂又挨她一顿批。

我忍辱负重地熬啊熬，熬啊熬，总算熬到三年级了，逃出了我妈的五指山。往女生的文具盒里放死老鼠，老师的凳子上沾胶水，都是我最爱干的事儿。我太捣蛋了，而别的老师又看在我妈的分上，简单训几句了事。我还“威胁”过我们班主任不许告诉我妈，否则我就往班上的女生每人文具盒里放老鼠、蟑螂、蚂蚱……

但我妈还是知道了，告状的不是新班主任，而是小猴儿。因为我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往他衣服里扔了一只绿毛毛虫……其实小猴儿也挺倒霉的，我跟女生们打赌说小猴儿胆子比女生还小，她们都不信。为了证实我花小容从来不说瞎话，我爬上操场上的一棵大树逮了好大一条毛毛虫。

虫子掉到小猴儿身上他立马就“炸”了，等到他看清是什么东西嘴一咧就哭了，我得意地对女生们说你们看，我没说错吧？小猴儿边哭边跑着去找老师，我们在后面捧着肚子笑。

当然不用说，我又挨了顿打……我妈一边打一边咬牙训我：“小祖宗！我还以为你消停了，没想到还是这么皮，你是迟早要给我惹出祸事来啊！”我爸看不惯了：“小孩子嘛，皮点算什么？”

我妈吼他：“你知道个屁！”

我和小猴儿就这样成了仇人。哼，你向我妈告状，我就天天作弄你，今天课桌里撒泥巴，明天课本上用水彩笔画小人儿，后天再把你的作业本偷了扔厕所里……有二丫做我强大的后盾和智囊团，哪天再把我惹恼了，还和她一起把你绑架脱了裤子看J！哼！

长大后，我有一件事特别的内疚，那就是我有着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却总是在最该派上用场的时候魔术般的消失了，掉链子了。比如，当我无意中撞见我爸抓着张阿姨的手时，就应该好奇的探究一下：他为什么要抓她的手？而她又为什么不松开？他们的眼睛为什么很惊慌？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事实是，我爸给了我一块钱，然后我就蹦蹦跳跳地拿着这块钱去和二丫买泡泡糖，继而把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

长大后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多一点好奇心，问问我妈，那么她也许还能够防微杜渐，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充满了负罪感，只觉得我才是导致我爸和我妈要闹离婚的元凶。

当我渐渐长大，我妈改了方式，不再用笤帚了，而改用目的更隐闭杀伤力更强的掐，扭，拧。大概她也是觉得这么大个姑娘了，再脱了裤子打屁股实在不够雅观。这个升级版的惩罚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我的胳膊和大腿上总是有红的紫的印子。

这印子被二丫看见了，她很替我打抱不平地说：“你妈真坏。我妈就从来不打我……”

我一听就恼了，平生第一次推了她：“不许你说我妈！”

我的力气大，二丫一下子就被我推到了地上。她哭了。那时她已经不叫二丫，她妈希望她长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她就叫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刘美丽。

刘美丽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我也哭了。一对小姐妹差点就此反目。刘美丽哭是因为我推了她，而我却不知道自己哭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妈对我的暴虐我早就习惯，甚至哪一天她没打我，我反倒觉得不自在，像有一件该做的事没有做完。我不是说过嘛，我甚至还能在她一边打我时一边嬉笑着跟她讲笑话。

但是，看见刘美丽哭，我也忍不住哭了。这眼泪来得莫名其妙，与此同时仿佛有种朦胧的忧伤笼罩在我幼小的心头，像淡淡的云山雾罩。但是这该死的忧伤是什么，我不知道。

忧伤只是一瞬，转眼间我就和刘美丽同学一起擦擦鼻涕，手拉手去找馒头和小猴儿玩了。馒头哥俩自从小时候的那次悲惨遭遇，就一直迫于我俩的淫威而没有抬起头来过。馒头还好，这家伙有点没心没肺；小猴儿和我是死敌，看见我就像看见瘟神，脸立马刷一下红得像块红布似的。

那像雾像雨又像风的青春期很快到来，男娃娃们开始长高，变声，嘴唇上有了细细的绒毛。我、美丽、小猴儿因为同龄都在一个班。小猴儿的哥哥馒头比我们高一级，据说已经开始偷着早恋，对象就是他们班上的班花，方小玲。

方小玲越长越漂亮，电视里刘德华说：我的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我和美丽第一次看到就齐身惊呼：这说的就是方小玲啊！而且大眼睛，高鼻子，樱桃嘴，简直就是芭比娃娃的真人版。

但这是男生们的审美观，那时在我们女生中间，喜欢方小玲的很少。为什么？她太妖了！那胸前早早发育得比某些中年妇女还成熟的大乳房，是我们女生明里暗里嘲笑的对象。我们自己都还只是樱桃、枣核级，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她，一下子就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我和美丽曾经在私底下无比愤恨地批判过那些在体育课上长跑时胸前像揣着两只小兔子一颤一颤的女同学，我俩的愤恨就像无产阶级对地主的痛恨，美丽恨不得跑到她们跟前把那两坨肉揉巴揉巴再塞回去，而我没有她那么野蛮，我希望的是她们发胖，最好胖得像个球，这样没有了对比，胸前的那两坨就不会那样明显了。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阴暗啊！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学校家长都把“性”的话题看做洪水猛兽，上个生理卫生课都要遮遮掩掩，老师比我们还害羞。我第一次来月经回去找我妈，我妈啥也不说，就递给我两块卫生纸让我自己垫着。后来当我从书上看到别的妈还会装模作样地说一句，某某，恭喜你终于长大啦！这时我就特羡慕。

美丽来那事的时候比较搞笑，她发觉自己流血，以为是病了，活不久了，也不敢告诉她妈，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写遗书。她那个妈也忒粗心，美丽流了好几天的血居然都没发觉。直到美丽把遗书给我看，说要把她的全部小人书都留给我继承，我才教会她怎么用卫生纸处理那些血。

全班的男生们仿佛一夜间都长出了胡须，脸上长，脸下长。我和美丽躲在女厕所里偷听到他们在隔壁讨论谁又长出了几根新毛毛，谁的那个家伙大……似乎是小猴儿的最细小，他们嘲笑他的是支“儿童牙刷”。

但我们可以发誓，我们真的不是故意偷听到的……我们学校的厕所是拿红砖砌的，风一吹就“咯吱”漏风。这边撒尿的稀里哗啦声，那边都听得一清二楚……

当我再看到小猴儿的时候，脸也忍不住“腾”地红了。那时我们已隐隐知道了男女的不同，也隐隐知道了“牙刷”不是啥好话。男生们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书，那本书里有一页画着两个全裸而且写实的男女图，比我们生理卫生课本上的那两幅破线条生动多了！我和美丽曾经就着生理课本上的抽象插图仔细地讨论过男生的JJ究竟是什么样子，结果什么也没讨论出来。男生们一下课就蜂拥在一起看，一边看一边哧哧地笑。只可怜旁边的那些女生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却只能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我和美丽起初和她们一样，也觉得很害臊。我假装从他们身边走过，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妈呀！只看见下面黑糊糊的一大片！低头想想自己，我失去了夺过那本书为女同胞们争一口气的斗志……

但我花小容是什么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更何况我的好奇心从来都是被勾起来就再无法消下去，听说那本书是黄毛从家里偷出来的，我也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找了整整三天，找得灰头土脸，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哈哈，被我找到啦！

我和美丽躲在我的小房间里，打着手电筒就在被窝里用一周的时间看完了整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性的启蒙》。看完后我和美丽互相看看，我一脸茫然地问她：你看懂了吗？她摇摇头，表情比我更加不知所措。

从此小猴儿有了个新外号：牙刷。男生们都这么叫他，女生们不知道这名字的意思，也跟着这么叫。在班里小猴儿的头越来越低，走路脑袋都恨不得要吻到脚脖子上去。

这也难怪，论个头，小猴儿最小；论力气，上体育课连单双杠他都上不去；论胆子，他一看到我和美丽就要红脸，更别提和女生说话。看来看去，他也就那几句话的作文写得

好,唯一表扬他的,也就是我们慧眼识珠的语文老师了。

语文老师是这么表扬他的:刘君同学(小猴儿的大名)的作文写得很好嘛!很早熟!很有境界!但是呢,以后琼瑶的书还是不要看了……不要总是弄得那么哀怨……太过早熟不好……

全班哄堂大笑。男生们笑得最厉害,有一个故意捏着嗓子用女生的腔调学小猴儿说话:老师——我不熟——

我看看小猴儿,他深深地把头埋在课桌里,看不见他的表情。

我的心里突然有那么一点难受。

小猴儿是和我一块儿长大的,虽然我欺负过人家,但那不等于那些甲乙丙丁也能欺负他!我花小容从小就是一身正气,别的啥优点没有,唯一的优点就是乐于为姐们儿两肋插刀,我,贼讲义气!呃……虽然小猴儿好像是哥们儿不是姐们儿。

男生们仍然上课下课地欺负小猴儿,因为没有反抗,他们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过分。甚至当小猴儿走过去时,就会突然有个人一边叫着牙刷,一边一个猴子摘桃,突袭小猴儿的裆部。

虽然这是男孩子们私底下的游戏,但这些一气呵成的动作,可都是在我们女生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女生们只好把他们当隐形人,红着脸视而不见。而小猴儿几次三番地被他们捉弄,那张脸已经不再是红色儿了,而是打翻了的番茄酱和酱油和在一起,成紫色儿了。

待课间小猴儿再次从走廊里走过,又一个男生不怀好意地对他掏裆时,我终于再忍不住,热血上涌,大步咔嚓嚓走过去,喝道:“你放开他!”然后一伸手,一招猛虎下山,又狠又准地抓住了那男生的裤裆。

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仿佛整个地球都停止了转动,大家的表情全部定格,包括我自己,也是一脸吃惊地张大着嘴——那么大一坨,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的思维还暂停在小时候对小猴儿的记忆上,小米粒突然变成了真的鸟蛋蛋,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手“嗖”一下飞快地弹回来,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对那男生道:“不许你再欺负他!”

那男生早就傻掉了,愣愣地看着我,眨巴眨巴眼睛,一行泪就掉了出来——真的是眼

泪哎，他哭了——他哭着说：“花小容，你是个女流氓！”然后转身跑进了教室，再不出来
了。

小猴儿仍然是头也不敢抬，偷偷地用眼角瞟我一下，也进教室了。

剩下的男生，胆大的在咪咪笑，胆小的都不敢看我。还有的人在各个班之间奔走相
告，美丽看着他们对我说：“小容，你要出名了。”

然后她又说：“哎！小容，你脸咋了？像鸡血一样红。”

我伸手摸了摸脸，像火一样烫。美丽还凑过来故意神秘兮兮地问：“啥感觉？是书上画
的那样吗？”

那惊天动地的一抓，不仅抓出了我在校园里“女魔头”的恶名，也抓到了班主任那里，
并名正言顺地惊动了校教导主任，继而惊动了我妈。女生对男生耍流氓，这成何体统！这
么小的女娃娃，思想就这么恶劣……教导主任再也不管我妈的面子，指着我的小脑瓜对我
妈就是一顿训斥，我妈的脸便也像鸡血一样红了。

我原只是想为小猴儿出口气，谁让我在树林里偷听到方小玲对她的好朋友说，惩罚
男生的最好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怎么对你，你再怎么给他还回去！

我想假我之手让小猴儿也以其人道还其人身，却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
性别。这也难怪，天天跟院子里那帮男娃混在一起，跟他们玩斗鸡，捏泥人，有时还玩警察
捉小偷，我总是演警察。时间长了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没啥区别，只有跟美丽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她头上的蝴蝶结，我才稍稍意识到：哦，我是女的。不过男女有什么重要呢，不就是
上厕所男娃站着女娃蹲着，其他不都一样玩吗？

所以说，真正给我性启蒙的不是我从家里翻出来的那本书，那破书乱七八糟写了
啥都看不懂；而是我为了小猴儿挺身而出的这一抓，又直观又具体，那一瞬间，我仿佛
依稀明白了很多以前觉得稀里糊涂的东西，但是，又仿佛仍然还是稀里糊涂，什么都不
明白。

比如，为什么我以前一脱馒头的裤子，就要挨我妈一顿打。

比如，我从我妈抽屉里翻出气球样的东西来吹泡泡，还是挨她一顿打。

比如，我问我妈说，我听见邻居胖婶儿两口子昨晚在打架……我妈黑着脸，还是把我

一顿打。

所以,当我妈带着一脸的暴风雨把我领回家的时候,我抬头挺胸地走在前面,心里颇有点英雄慷慨就义前的勇敢和悲壮。甚至有些得意,这得意就是:你们女生敢摸男生的小JJ吗?我花小容就敢!耶!